枕戈誌

乾



Carpentier

桃戎誌上編初

胡奴兒哈赤故建州枝部也冬姓叫場孫塔失子及于阿
古之難有別国患奴兒哈赤乃走東方瞅兆侵張海邑失
諸酋蠶食之時送所掠漢人自結于中朝居頃阿部恵克五千
等掠柴阿堡殺指揮使劉斧走建州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
陞賞又貢夷馬且述父祖兵火
萬曆皇明神宗皇帝年號十七年己丑九月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既竊名
號誇耀東夷勢愈強控弦數萬
萬曆四十年壬子冬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並其兵侵兀
喇諸酋
萬曆四十五年戊午四月奴兒哈赤潛陷撫順執遊擊李永芳城
遂陷摠兵張承胤副摠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

萬曆四十六年己未三月經畧楊鎬决策分四路馬林率遊擊
麻巖丁碧都司竇永澄等攻其北由三岔抵二道關敗績麻巖竇永
澄僉使潘宗顔死之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趍瀋陽攻其西
越五嶺關前抵渾河半渡賊萬餘忽遮擊松血戰自午至酉力竭師殲
焉劉綎從晾馬佃趍寬典都司喬一綺督我国之衆萬餘率都元帥姜
弘立副元帥金景瑞從事官李民寏武將文希聖李一元金應河等攻
其東綎從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挫其鋒初四日賊詭漢軍裝誘隨重
圍衆遂潰綎及劉松一綺並死之我將金應河力戰陣沒追贈兵判有忠
烈祠弘立以下全軍投降奴盡殺我軍只留若干將領厥金景瑞潛
為日記詳録彼間事情早晩欲送本朝弘立發告於奴景瑞被害已々
本鄉人上疏伸寃復其官爵
奴賊欲通我国留弘立出送希聖一元民寏後皆收用李如栢率

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入鴉鶻關趂清河攻其南如栢以經畧令箭
撤回獲全超擢熊廷弼代楊鎬遣御史逮治鎬竟死於獄中是年
五月奴兒哈赤僭號後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為南朝黄衣稱
朕其後陷瀋陽遼東自建州移瀋陽袁崇煥代熊廷弼威振
華夏奴酋擁兵侵關外崇煥盡殲其軍奴酋憤恚疽發背而死
崇禎皇明懷宗皇帝年號三年庚午冬奴賊入寇帝京謂崇煥不能防禦
竟又磔死人多惜之副將祖大壽代崇煥奴兒哈赤第二
子弘他時代立甲子李适之亂韓命璉黨賊被斬其子潤
逃入奴穴以我國盡赤姜弘立一門為言誑誘弘立
天啓七年丁卯正月十三日弘立引賊入寇夜襲義州府
尹李莞判官崔夢亮皆死連陷安州兵使南以興牧使金俊自焚死
平壤黄州平山皆潰平安監司尹暄黄海兵使丁好恕拿來尹被誅

丁遠亂十年後收用

上去邠避江都世子分朝全州是時送弘立三寸晋昌君姜絪及弘立
妻子于陣前使弘立知悉奴賊為弘立所引而來初意不過欲侵關西
初境而因列鎭尾觧渡入平山矣春夏之交潦水大漲進退維谷大生
疑懼若於此時首尾邀擊則可使隻輪不返而朝廷不敢出此許送
使乞和奴賊許之　上與奴使歃血誓天相臣尹昉吳允謙兵判李廷龜
叅判崔鳴吉參約誓奴賊出送姜弘立及所畜胡女三司不敢論厥後
潜殺之云是後春秋信使不絶

崇禎九年丙子春武宰同知李廓僉知羅德憲以春信使往瀋
陽適值三月十一日金汗弘他時僭稱皇帝国號大清刼廓等拜賀
班廓等抵死不屈差胡敺碎廓等衣冠盡為裂破而終不就降
漢人至有垂淚者將還汗付答書稱皇帝乃賫至通遠堡棄以青

布容置囊橐中托以馬病卜重留在守堡胡人處而來平安監司
洪命耈以廓等強受金汗僭號之書而不能以辭峻斥潛在中道
為罪馳啓請借尚方劍梟示境上吏曹判書金尚憲以為廓等之
罪不止在死備局回啓始請拿來 上從之盖明知其無罪而衆論
方張故以此論効三司啓以按律館學儒生趙復陽等亦皆陳疏領
議政金瑬力主斥和之論年少峻論者隨而和之搢紳中或以為金汗
雖自帝其国我則只守兄弟之盟而已彼之僭號何與於我而不量我
之兵力以為挑怒速禍哉雖所見如此莫敢開喙是年春末龍骨大
馬夫大兩將稱以仁烈王妃致祭而金汗王致書于 主上盖陳僭號
之事欲使和好不絶且及廓等不參賀班之非以探我国之意欲
為加兵也機關甚重而朝廷以李溟朴簪失時之輩使之接伴溟
等陰知日後之有禍只恐得罪於時議凡待虜之際一切以慢忽

薄略為事兩將所領蒙古欲使我国厚待以為誇張之地朝廷以從胡待之且謂人臣不敢致書於国君十王之書亦不祈見曾在仁穆大妃之喪而胡使來吊時許令殿上設祭今則稱以殿宇偪側別設空幕於禁川橋使之致祭使之行禮風吹帳開始覺見欺輒有怒意且於是日都監炮手私習後苑皆會闕下而宿衛禁軍亦當相遞因虜使在闕各持戎器列坐幕後帳開之際疑為藏兵顛倒出來其時掌令洪翼漢抗疏請斬虜使館學儒生又上斬使之疏胡將察知其機益生疑懼破闕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道路觀者莫不驚駭閭巷兒童爭相投石於是京城為之震動廟堂為恇㤼發遣宰臣乞留相屬胡將終不入來自上即下教八路諭以斥和之意西路賚在諭旨為胡將所奪終為執言之地朝廷以廓等潛受汗書於中道投必不知

使宣傳官到灣上移避瀋陽爲遁此意自後　上屢下悔悟之敎勉
以忠義敵愾之意遠近疏章逐日沓至皆是斥和攻虜之言也大
司諫尹煌陳疏減御供撤廟樂焚江都行宮專意攻戰吏參鄭蘊
上疏請進駐松都參議金德諴請進駐平壤激厲將士
時天災物怪疊至層出如富平安山之移石嶺南關西之盆戰大邱
之鶴陣青坡之蛙戰竹嶺之蟾行禮安之流斷兩陵之雷震京兆
之池赤都城一日之內霹靂二十七處大水猝至東門路絕三闕
一時俱震白虹貫日及星宿之變咸萃一年之內而領相金瑬左
相洪瑞鳳右相李弘胄方在廟堂和事既無所恃戰守亦無所講矣
金瑬兼體察使嘗啓於　上曰虜若深入都副帥及兩西方伯請置
孥戮之典　上以體察使亦難免重律爲敎金瑬嘗主斥和之議及
聞此敎反爲和議時秋防已迫崔鳴吉上疏請送和使校理吳達濟

吏曹正郎尹集上疏請斬鳴吉獻納李一相避嫌有上負天朝下
欺吾民等語蓋時論以斥和淸議以羈縻爲私議人無異論者朝廷
以此依違兩間別無建白及金瑬付崔鳴吉之論然後始送小譯于
瀋陽以探虜情三司俱發請勿入送未及停論 上特命發送金汗
言於小譯曰爾國若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前送大臣王子更定和議則
我當大兵東搶云而其答書貴國多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
京城其可以山城扞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
以一小島爲國乎貴國持論者儒臣其可以揮筆却之乎小
譯還傳其言與書廟堂欲送宰臣 上下斥和之論方峻不敢顯
言送使久而後請送朴簪臺諫又爲力爭彌時堅執不得已
經送朴簪然已失金汗所約之期矣
李時白時爲南漢山城守禦使時白之父貴常與金瑬不相好凡南

漢守禦之事一不從其請守堞之卒皆以嶺南之軍分定若有
警急遠地之人何得以急來守自祖宗朝以來要衝之地列置
重鎮以便捍禦以今者金墍及都元帥金自點首建毁撤之
議使義州移白馬平壤移慈母黃州移正方平山移長水其
間爲近者去大路三四十里至一二日程西西一帯大鎮盡爲無人
之域

是時椵島都督沈世魁以我国所和之意傳報中朝秋監軍黃
孫茂出来奨諭我国回到関西移咨朝廷曰見貴国人心兇械決
難當彼強寇勿以一時奨諭以絶羈縻之計云

金自點辞受推轂之任不爲撫養軍卒毆使瘦瘠督等正方且
専用刑杖積失人心嘗言奴賊今冬必不来人或謂賊来則怒不来
則喜故管○下人以賊来之説爲忌諱々防己過守城軍卒無一人添防者於義州越邊龍骨山置烽燧無事則乘一炬賊現形則二炬犯

境則三炬接戰則四炬若達于都城恐為騷動自龍骨止於元帥所在正方矣十二月初六日以後連焫二炬而自點謂此是朴簬入去虜之來迎也寧有賊來之理因不馳啓初九日始送軍官申榕于義州使查察申翌日到順安賊騎已遍邑郡即回馬馳還言於平安監司洪命耉命耉亦漠然不知矣始驚懼僅以單騎馳入慈母山城自點自點謂無言亂軍情將斬之榕曰賊當明到此姑待明日斬我未晚俄而追送軍官又報一如榕言始為狀啓

蓋賊渡江不顧城鎮直上向京稱以講和來如飄風凡邊臣狀啓為賊奪取朝廷漠然不知邊報矣乃於十二日午後元帥狀啓入來始知賊勢之急而亦不知飄忽之至此也

十三日廟議將入江都以金慶徵為檢察使李敏求為副起

復沈器遠爲留都大將祈右相李弘胄乘慶徵而金瑬不
知其子之不稱不爲止之及上教反爲稱亂言沈器遠起自草
土無一手下之兵何能有爲十四日賊兵已到畿甸　大駕
蒼黄去邠午後出崇禮門將向江都胡將馬夫大率數百
鐵騎已到弘濟院　上還入城御南大門樓上下皇皇罔知
所爲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聲載路吏曹判書崔鳴吉自
請　上前往見馬胡都監大將申景禛出陣于慕華舘是
日朝先送都監將官李興業領馬隊八十餘騎禦賊拜辭
之際過飲賜酒及故舊餞杯將官以下無不沈醉行到昌陵
越邊爲賊盡沒只餘數騎江都在二日程恐賊追逼大駕自
水口門馳入南漢山城崔鳴吉往見馬胡問其深入之由答
云貴国無故渝盟更爲約和而來崔回入都城止宿一邊啓

此意于行在人多以馬胡約和之言為信而 上獨以不為
然體察使金瑬兵曹判書李聖求請對密議請 上乘曉入
江都大提學李植請往仁川浮海入江都廟議密定歸駐之
計而入城大小人已無不知者十五日曉 上出城大雪之後山
坂冰凍御乘蹎蹶 上下馬步行累次顛仆玉體不寧還
入城中

都監大將申景禛守東城李顯達為中軍護衛大將具宏
守南城水原府使具仁垕為副添其所領本府兵起復李
廓為中軍摠戎大將李曙守北城守御使李時白守西城李稷
為中軍分堞守令驪州牧使韓緖遠利川府使曹明勗楊根
郡守韓會一砥平縣監朴煥坡州牧使奇宗獻城外京外
軍兵僅一萬二千餘人文武蔭官二百餘人宗室三醫司

二百餘人扈從官所率奴僕三百餘
崔鳴吉及同知李景稷自弘濟院來言馬夫大欲定和議
領兵到三田浦風日甚寒諭以入處人家則馬胡言未講
和前雖露處風雪不入云觀馬胡辭色斷無他意而朝頗
信崔言矣

十六日賊兵隨後大至圍城中外消不通蓋馬胡以大至未
到始為甘言詒我也賊之始到氷路遠馳軍形如鬼人亦疲
困若乘此時出奇急擊庶或取勝也馬胡請送王子大臣
朝廷以綾峯守陛秩為君刑曹參判沈諿假啣大臣出送
虜陣沈諿言我於平生言必忠信雖蠻貊不可欺謂虜曰我
非大臣我實王子也先是朴簹朴蘭英往瀋陽中路為馬
胡所執來在陣中馬胡問蘭英曰此言如何答曰綾峯言是

也其後馬胡以賫言殺蘭英綾峯沈譯還城遂使左相洪瑞鳳
戶判金藎国往陳。上言將送鳳林麟坪兩大君中一人而方在
江都故未及送之云則馬胡曰東宮若不來則不可為和洪瑞鳳
等空還
上連日巡城是日臣請對白　上曰賊初言約和請以王子今乃
請東宮變詐百出此豈約和之意乎將待後軍也　東宮請
送之言是豈臣子所忍聞若有此事為人臣者生不如死先
以臣頭碎於輦前令若乘賊兵遠來出兵擊之或可利捷
我軍素不與敵交鋒見敵先恟若一交戰得捷則軍情激勇
士氣倍壯中原則獻一馘賞銀五十兩故壬辰之役天兵忘身
赴敵者此也今城中財貨雖無財幸有李曙賫來銀八千兩
以此銀十兩賞一馘或除職酬功以此募士則軍當賈勇

應募矣 上以此意問體察對曰守城之卒見今孤弱若
一敗折卄非萬全且武将輩莫不危懼或至流涕太息而
皆以臣言為迂濶 上排衆議以二十兩銀賞一馘出令募
之人爭應募
是日夜領左相及金蓋国李聖求崔鳴吉新豊君張維韓
汝稷尹暉參判洪霶入對請送 東宮陳白且請稱臣稱皇帝
上不從禮曹判書金尚憲聞有此議來入備局大言曰吾當
手斬此建議者誓不共天日金瑬始覺其非即詣闕待罪
李曙病不能守城原平君元斗杓為摠戎副使代領其衆黃緝為
中軍
十七日 上出御門樓集大小臣僚宣諭哀痛之教疏放前後囲
籬以下罪人在庭臣僚無不痛泣 上曰如有所懷痛言無諱承

者沈諮之子光洙入對請斬崔鳴吉誤国之罪 上不答朝臣中數人外皆恇怯失措面無人色而入城之日前兵使李真卿於以墜馬中風落後不入可知此時皆以入城為必死也十八日北門大將元斗杓始合募軍出戰殺六賊所殺雖少軍兵稍有擊賊之心是日以我叔用即拜管糧使倉庫中見糧米及皮雜穀只存一萬六千餘石此不過萬兵一月之糧李曙曾為南漢守禦使盡心謀畫多積軍糧病遞之後廣州牧使韓明勗以運入城中為民弊作甲士倉於江邊糧餉盡置於此或分置於古邑倉今為賊兵所據城中所儲只李曙前日所置而鹽醬紙地兵器木綿及他所用雜物亦皆李曙之所備倉卒入城賴以為用者秋毫皆曙之力也謀猷經略比諸他將亦差強人意城中大小人皆以曙為社稷臣平昔以察〻短之者到

令亦皆為〻国盡忠稱道不已
十九日摠戎使具宏出募兵殺賊二十軍官李成翼進戰有功
上即命加資
是日大風天欲雨 命金尚憲祭城隍風即止不雨二十日馬胡送
胡譯鄭命壽依前約和 上即問金瑬所答如何臣亦入對金
瑬曰請開門送重臣我曰守城之不可而開門建白耶今若議和
則士氣必挫從城上隨問隨答可也 上從臣言自城上傳言而
勿遣人問答宣傳官閔震益奉命曾往忠清道圍城之後能入
城 上命加資是時又承命而出
二十一日御營別將李起築率兵出城西殺賊十餘東城申景禛亦
少出兵有所擊殺
二十二日馬胡又送胡譯言自今以後不請東宮若送王子大君

定當講和　上猶不許
北門禦營軍殺賊十餘東城申景禛又殺三十餘通前後所殺
賊百餘我国之兵死者不過五六人而被傷亦七八人　上饋軍
内庭
二十三日四營出兵　上御北門督戰四營各有殺獲北門稍多
我軍或有戰傷者而死者不多虜雖戰死虜中之法以戰場收
尸為勞一切故死輒輸去不得献馘其戰時明知其殺賊者與献
馘同賞禦營軍始得一馘献幕府懸於軍門一城無不笑其冷
落
二十四日雨勢不止城上守堞之卒盡為沾濕慮其凍死　上與世
子露立庭中以口辭祝天曰今日之至於此莫非吾父子獲戾之
致一城軍民何罪天欲降禍禍我父子而願活萬民辭隨言零

御衣益濕近侍請入良久雨止夜半星河即然日氣亦泣寒一城人莫不感泣守堞軍卒終無異心者實感　聖上祝天之私可見誠意入人之深也

二十五日極寒廟堂欲送使虜中臣亦入侍　啓曰日者胡再送人請和而不應今若無故先送使臣則彼必以謂雨後士卒凍死勢窘而送使云爾則不爲示弱字諸臣皆以送使爲是獨金藎国與我同辭上招問大臣備局亦請送使　上曰我每以和見欺今日送使想亦見辱而羣議如是姑爲勉從歲時臨迫送牛酒且於小銀榼盛以果實以示不忘舊情之意仍爲

詭諾以察氣色可也

二十六日金藎国李景稷持牛酒銀榼往虜陣虜言軍中日擊牛飲酒寶貝山積何用此爲国君臣八處石窖者飢餓

乙久自可用之遂不受還送此正主辱臣死之日也

二十七日城中日望援軍之來而寂無聲息夜則人皆登城四望江原監司趙廷虎以本道軍兵未及會集退陣楊根以待後軍先使營將權井吉領兵來到釼丹山烽相應原州牧使李重吉上疏請陳為国一死星夜赴難之意上即命陞資城中相慶數日後為賊所敗一軍潰散李重吉徒為壯語事竟無實出城後拿致削資

二十八日先是術士數人遞入城中皆言此日和戰俱吉體相頗信之欲一邊請和一邊援戰我謂賛畫使朴潢曰欲戰則戰欲和則和一日之内和戰何可同也於是體相親率壯士往西城督戰城下谿谷田互虜騎處々藏兵賊間炮聲陽退而小留屯兵與牛馬皆是搶掠我国之老弱羸畜也城上

人齊聲摩唱曰下兵野戰則留屯人畜可取退奔拗賊可擊體相
亦督令下擊我軍之在山上者已知賊謀之誘引相持不肯下
體府兵房軍官柳瑚媚悅體相曰若送斬退將殺其逗留者何
敢不進乎即賜瑚釼以送瑚逢人輒亂斫軍乃充則等甬遂下
别將申誠立至有與人相訣之語我軍取其留屯之牛馬
虜若不見及其沒軍下山虜之藏伏四出佯退者還集俄頃
我軍殲盡初人或言燒去松栅進兵無所碍體相即命焚之
所謂松栅者虜之圍城伐取遠近松木列栅城外八十里張以繩索
懸以鈴鐵人有踰越者錚然有声中外之截然不通者此也一
面之松栅盡燒虜之進擊自無攔擋且於接戰之際多給火藥
恐失虛耗隨告隨給乞藥之聲不勝紛然及其兩軍搏接何假辦藥
只以空銃相擊而已體相始命一哨官麾旗退軍而城上城下屬

閔不見且斬首就戮之際何能見城上麾旗乎柳瑚又言於體相曰我軍之赴不即退實由哨官不斬此人無以快群情即命斬之人皆寃之力士出身趙陽出死力射殺賊無數身被九矢而生還體相自戰自敗無所歸咎托言出城將元斗杓不出救將登極律左相洪瑞鳳曰首將失律歸罪副將事甚未安極爲申救體相不獲已伏闕待罪杖元斗杓之中軍八十棍幾死得生是日戰士死者三百餘人而體相忌其實報柳瑚以四十人啓達人心尤不服別將申誠立池如海李元吉等皆死於陣自此士氣沮喪更無出戰之意廟堂亦專以乞和爲心

留都大將沈器遠啓聞與戶曹參議南銑領禦營別將李井吉炮兵三百七十餘人夜斫阿五介京畿監司徐景雨家近處屯兵四五擊殺頗多啓入以沈器遠爲諸道都元帥李井吉加資

體府兵敗之後及聞此報人心稍定廟議初欲罷金自點
以沈代之或言賊未平而徑遞元戎事多掣肘故以沈有此
命而金則不罷也後又聞則沈之所謂破賊名實不稱矣沈
既遠與南銑輸置戶曹物件於三角山營為賊所棄賊追
又急沈步往光陵仍入楊根彌原溪處諸道軍兵聞元帥
所在率皆從入竟不勤王
初入城之後南銑及禮曹正郎金克恒直長崔文漢戶曹佐郎
任善伯皆以分司自請往京蓋以出城為幸也至是南銑任
善伯輩竄亂得生崔死於賊
諸道監兵使無一人入援忠清監司鄭世規憤淚忘死舉本道
兵衝突賊兵來陣於廣州險川山城相望之地終為所敗萬死
僅死卒無所成而忠義可尚也臣每侍白 上曰今日 殿下之

臣只有鄭世規一人而已趙廷虎亦其次也此外元帥以下坐視君父之急皆當坐軍律我国之事〻定後則人皆伸救難以法罪之在城之日預定當律出城後盡皆斬之不如此無以立軍法也滿城之人無不扼腕　聖上亦豈無憤惋心哉　上不答

二十九日別無記蹟

三十日大風日色甚慘是日賊自廣津麻浦獻陵三路行兵日出乃始日沒而止風勢大作賊止風亦止雖未知賊兵多少而繼有大雪日寒未消大軍滿山蔽野地上無一點白處其多可量矣賊衆日添我勢日縮行宮近處南鵲結巢人皆瞻望占以為吉城中所恃者只此而已

文官李光春隨駕入城上疏極言老母在天安願往湖西募粟踏啓字下備局因賊圍甚密未得出去至是來于備局請推前疏

問其由則答曰疏中有賊字以此為懼而推之云而人無不捧腹
丁丑正月初一日日蝕廣州牧使許徽進米餅一笼進御分送數
條於百官對此可覺謗零
朝使宣傳官魏山寶傳言於胡人然後金蓋国李景稷繼往
陣上胡言昨日汗出來方巡視山城形勢此後事非我等所
知當待汗還陣然後回報使价不欲來則已欲來則明日更來備
局氣色頗幸更來之言矣魏初至陣中被賊曳髮以去為他胡
所止及其回報惶恸若喪性廟堂之擇人每如此等人而送賊
陣人莫不慨然矣是日午後自東城外張兩凉傘兩大旗放大炮
此必是汗也
初二日洪瑞鳳金蓋国李景稷往胡中胡以黄紙所書名以
詔諭朝鮮国王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国起兵邀擊後

又協助明朝荼毒我国然猶念憐好竟不介意及得遼地爾
復招納吾民而獻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興師伐爾者以此
曾不恃強淩弱無故而興師者也適來何故反誘爾邊臣不
得已權許羈縻今以正義斷決卿其曉諭列邑使忠義之
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此爾
何不令智謀者效策勇敢者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不恃強大
毫不相犯爾以弱小之国反擾我邊境採蔘国境者何故朕
有逃民爾輒納之明朝及明朝之孔耿二將來皈朕兵至彼應
接爾兵放炮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啓於爾国也朕
之弟侄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通書之例丁卯來征
之時爾適島中顧使求成往來致書者非諸王其誰耶朕
之弟侄何不如爾又外藩諸王致書於爾〻拒而不納彼

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絶今何
一朝自高如是也其不納来書者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
矣爾朝鮮與遼金元三朝年〻奉貢世〻稱臣自古以来
曾有北面事人而得其自便者乎朕既以弟待爾国爾愈
作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炭抛城郭棄宮殿致令妻
子分離不能相顧僅以一身遁入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
哉欲湔丁卯之辱懷目前之安樂自招其禍以致遺笑於
後世以此之辱又将何以湔之乎既欲湔丁卯之辱為何縮頸
不出甘效婦人之處閨閣也爾雖潛身此誠意欲偷生朕豈
肯從爾乎朕之内外諸臣及文武諸臣勸進以帝號爾聞之
乃云是豈我国君臣所忍聞者何故夫帝號之定否不在也
天佑之則匹夫可為天子天禍之則天子即為獨夫乃爾

乃爾之出此言也亦甚肆忘矣且背盟修築城垣待使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寧臣欲設計擒之者何故又事明朝圖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大者耳其餘小嫌更難枚舉矣今朕提大兵而來以勦爾之八路試覩爾又事之国將何以救爾乎豈有子慈到懸又不之救者不然是自陷其民於水火之中億兆之衆寧不飲恨於爾哉爾若有辭不妨明告崇德二年正月二日

初三日連日風氣極寒自今稍煖校書館庫直之妻自胡中逃還言蒙古晦日及元日焚湯京中擄掠人民洛中人家多為燒火聞之惨然

洪瑞鳳金藎国李景稷持国書傳于虜中其書曰朝鮮国王謹上書于大清国寬温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国自速兵

禍棲身孤城危迫朝夕思欲專使奉書導達忠悃而兵戈阻
絶無路自通昨聞皇帝臨暨僻陋疑信相半喜懼交至蒙
茲大国不忘舊盟明賜誨責俾自知罪此小邦心事得伸之
秋也何幸何幸小邦自從丁卯結好以来十餘年間情好之
篤禮節之恭不但大国所知實是皇天所鑑而惟是昏謬之
甚事多不察如邊民採蔘及孔耿時事雖非小邦本情未
免積成疑阻而蒙大国輒加寬恕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矣
至於春間之事誠有不得辭其責者亦緣小邦臣民識見淺
隘膠守名義終致使臣發怒徑去而跟行之人皆以大兵將至
恐之小邦君臣不免過慮中飭邊臣而詞臣撰文語多乖剌不
覺觸犯大国之怒其敢曰事出群臣非我所知乎至於擒縶使
臣之語實我所無之事豈料大国明恕猶不能無疑於此也皇

明是我父母国前後大国兵馬之入關也小邦未嘗以一鏃相向
無非以先勞之盟好為重也謀害之言奚為而至哉然亦出於
小邦誠信未孚見疑於大国而然也尚誰尤哉且馬將自言以
好意而来故小邦信之不疑豈料終至於此哉夫往日之事小邦已
知罪矣有罪而伐知罪而恕之此大国所以體天心容萬物者也
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約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圖自
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若大国不肯加恕必欲
窮其力小邦理窮勢極以死自期而已敢陳肝膈恭俟 書傳
不受故復撰

初四日杞原君俞伯曾上疏極陳海昌君尹昉體相金瑬誤國
之罪並請斬之 上特命罷職以李黎代伯曾為協守使
初五日南兵使徐祐申牙兵持狀啓来言兵使與巡察使閔聖

徽馬步兵一萬三千已到光陵新元帥沈器遠處數日内將為進戰北兵使亦領四千馬兵朝夕到元帥處 全羅兵使金俊龍軍官持狀啓來言兵使領萬餘兵來住光交山監司李時昉領兵已到稷山云廣州牙兵二人墜城逃走為巡邏所捉梟示軍中

初六日嵐霧亘昏平安兵使柳琳及副元帥申景瑗狀啓言虜兵五千餘騎又自昌城出來昌朔兩府使不知死生來圍寧邊副元帥所在處云咸鏡監司閔聖徽狀啓言來到金化南兵使徐祐申不日將到合軍前進云（乃初二日成帖）江原監司趙廷虎狀啓鈎丹軍遇賊自潰收拾餘軍由加平將與北伯合勢進兵云

初七日元帥金自點狀啓去月二十日破洞山賊兵之後抄發

元帥軍三千海營軍二千與南海兵使李碩達進兵來徃
新溪先全谷山郡守李緯国領軍五百已到光陵初二日成帖也全
羅監司李時昉狀啓進軍陽智先送二千兵添於光交山兵使
處懸賞募兵二百定將三人進于中路相機勦賊移文統制
使尹璛領手下兵三百數日內來到臣則難以孤軍前進故
通于慶尚監司沈演將為合軍前進云全羅兵使金俊龍狀
啓今方據險賊陣處々屯結觀勢前進云而持狀啓者連
三日晝伏夜行始得入來々時遇一禁軍言兵使與虜兵
三日連戰多有斬獲云
掌令李原源來言衆會處曰兩司欲議以備局九人之請送
世子者及左相前往虜中奉勾書以來崔鳴吉終始主和誤国
皆當以死罪論啓而兩司長官及僚貧中或有欲待事定後

論啓之意故姑停而若干輩終以出城為謀者自知其亦
不免於公議也
初八日朝雪雲晴
初九日自此之後內外益不相通狀啓亦斷
初十日日暈兩珥　上遣禮曹判書金尚憲祭于溫祚王
故殿
有一人自謂妙於針術者實未知穴脈從前殺人甚多請於體相
出城夜斫體相曰當與幾人出戰金曰欲率去者一人也體相曰
何其少也金曰吾意亦以一人為多翌朝人傳金某斬虜頭
而來體相出坐受馘仍啓達　上賞賜綿紬三匹體相命懸
於軍門但看其馘無一點血凍肉如雪人頗怪之俄而原
州將官一人抱其頭懷中而哭曰亡兄死何至此蓋曩日體

府督戰之時閔東將官死於賊鋒者也

十一日〻出時有珥白氣自東至西亘天

禮判金尚憲建言人窮則反本當此危急之日親祭於崇恩殿影幀 上從之（元宗影幀奉安于開元寺）黎明出宮行祭自入城後城中無烏鵲是日烏鵲多入城中（人以為吉兆云）

我言於張維曰講和之言出於不得而已一向哀乞則萬無得情之理當以利害為言則或可動聽矣張維大然之一從我言撰草使副學李景奭入對細陳其由 上與領相取許其書而崔鳴吉撰書專以哀乞為主意請用其文故不用張維之撰

十二日遣左相洪瑞鳳崔鳴吉及尹暉許僴於虜營未得傳國書以明日更來西門為言且言新將又到云而頗有匆〻之色

又聞賊騎數千向利箄峴恐我軍來在近地也許個有口
辨厥外甥李稠時為體府從事薦於體相故每於待虜之
際必送矣
十三日西南風大起 上出巡南城又遣洪瑞鳳崔鳴吉及尹許
于虜營龍馬兩胡受国書責以無故渝盟崔鳴吉推胸
叩頭曰此非聖主之意乃臣下之罪也欲刺刎出腸以明君
父之不然云則約數三日內待汗出令回報云其書曰屬者小
邦寡臣奉書軍門有所稟請回稱皇帝將有後命小邦君臣
延頸企踵曰俟德音已浹旬日迄無皂白勢窮情迫未免再
瀆惟皇帝垂察焉小邦前蒙大国之恩猥托兄弟昭告天地
壃域雖分情義無間自以為萬世無疆之福豈料盟血未
乾疑釁中結更有何説但念兄之於弟見有罪過怒而責之

固其宜也然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為上天之所庇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以弱服強以小事大乃理之常豈敢與大国相較者哉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曾在壬辰之亂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民於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銘鏤心骨寧獲罪於大国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受恩厚而感人心深也恩之加人非一道苟有能活其生靈之命救其宗社之急者則發兵而救難與回兵亟存其事殊異其恩則一也上年小邦處事昏謬蒙大国勤教屢矣而猶不自悟以致大国之兵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亦甚矣誠於此時蒙大国翻然捨過許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長奉大国則小邦父子君臣銘鏤感戴至于子孫永世不忘而天下聞之亦無不服大国之威信是大国一

舉而結大恩於東土施廣譽於四国也不然而惟快一朝之
忿務窮兵力傷兄弟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絶諸国之望其在
大国恐未為長筭以皇帝之高明何不慮及於此乎秋殺
而春生天地之道矜弱而恤亡霸王之業也今皇帝方以
英武之畧撫定諸国而新建大號首揭寬温仁聖四字蓋
將以體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業則如小邦之願改前愆自
托洪庇者宜若不在棄絶之中茲以不避尊嚴更布區〻以
請命於下執事
是時賊之兵馬無数結屯於西北門外必是曩日添兵及我国之
被擄者多故也
十四日與金藎國磨鍊粮餉凡一日所食軍卒減三合百官減五
合然後僅支開月二十日軍無見粮賊若久圍則不知所為我

與金蓋國入陳此意於 上前是時賊焚康泰陵又焚獻陵烟
火焰焰漲天
十五日近日狀啓絶然不通今日始見新都元帥沈器遠咸
鏡監司閔聖徽南兵使徐祐申江原監司趙廷虎賫晝使南
銑等初十日及十一日成貼狀啓近住楊根彌原姑爲休兵將爲
進陣龍津云（閔聖徽軍官持狀啓入來）
十六日風雪洪瑞鳳崔鳴吉尹暉往虜陣問前所送國書迄
今不報之由則龍馬兩胡多發恐嚇之言曰孔耿兩將領唐
兵七萬載運紅夷砲二十八柄而來又將犯江都云而且以
白旗書招降二字立於望月峯下爲風所折
十七日龍馬兩胡要我使洪瑞鳳崔鳴吉尹暉出去受答書而來
書辭不測蓋出城一款也其書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

諭朝鮮国王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豈不為上天之所涖守朕以丁卯盟誓為重曾以爾國敗盟之事屢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民之塗炭先背盟好與邊臣之書為朕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實知爾國有搆兵之意朕輒對爾春秋二信使及衆商人云爾国至此無状今將往征故語爾王以下至於庶人蓋明諭以遣之非以詭譎興師者也且備書爾敗盟啓釁之事告之於天然後舉兵朕若以爾負盟自畏天譴也爾實負盟故降之灾殃爾何反以謨不相關之人猶以天之一字強相附會哉又云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曩者己未之歲爾無故侵我朕以為爾國好兵者倘者猶未已今而後更加操練可矣又云壬辰之亂朝夕且亾神宗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灵於水火之中云天下之国亦

多矣救爾乱者止明朝一國天下諸国之兵豈益至耶明
朝與爾國誕忘無忌終不能己今既固守山城命在朝夕
猶不知恥出此空言何益哉又云惟快一朝之忿務竆兵
力傷元芬之恩閉自新之路以絶諸国之望其在大国恐
未為長筭以皇帝之高明何慮不及此云然爾欲乖元芬
之将謀動干戈鍊兵繕城修路造　頻備軍器惟俟朕西
征之日乘間竊發欲荼毒我国耳豈有施恵於我国者哉凡
若此者爾自以為不施衆望也自以謂高明也自以謂長筭也
朕亦以誠哉又云皇帝方以英武之畧撫定諸国而新建大號
首揭寛温仁聖四字蓋将以體天地之道恢伯王之業朕之内
外諸王大臣固皆以此尊號上我矣然朕非不恢伯王之
業無故興兵圖滅爾国圖害爾民也興兵之故正欲伸理

曲直身且天地之道福善禍淫至公無私朕體天之道傾心歸命者優之望風請降者安全之逆命者奉天討之黨悪攖鋒者誅之頑民不順者俘之務令倔強者知警狡詐者辭窮令爾與朕為敵我故興兵至此若爾国盡入版図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哉且爾所言與爾所行甚不相同内外前後往來文移為我兵所得者往往呼我兵為奴賊此蓋爾之君臣素稱我兵為賊故啓口之間不覺至此也但聞潛身竊取之謂賊我果為賊爾何不擒捕之而置之不問耶爾之以口舌詈言譏所謂羊質虎皮者誠爾之謂也我国俗有云凡人行貴敏言貴遜故我国每以行之不逮言之不怍為戒若爾国欺罔狡詐奸僞虛誑恬不知愧如此其無談無忌憚者哉今爾欲降耶宜亟出城效命欲戦耶亦宜

亟出一戰兩兵相接上天自處分矣
十八日又遣洪瑞鳳崔鳴吉尹暉持国書往虜陣龍胡托以
馬胡出他不受而言曰明日明日兩日當相戰云賊又誘守
堞軍卒使之出降
國書曰朝鮮國王某拜上書於大清国寛温仁聖皇帝伏承
明旨勤賜申諭其所以責之切者乃所以教之至秋霜凛冽之
中帶得春生之意伏讀惶感措身無地伏惟大国威德遠加諸
藩合辞天人所啟景命方新而小邦以十年兄弟之国顧
多獲戾興運之初反求諸心有噬臍靡及之悔今之所願
只在改心易慮一洗舊習舉国承命得比諸藩而已誠蒙
曲全許以自新而文書禮節自有應行儀式講而行之其在今
日至於出城之命實出於仁覆之意然念重圍未解帝怒

方域在此亦此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旗分死自決情可蹙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禮不可廢而兵威亦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所陳則是辭窮矣是可警也是傾心歸命也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為心則小邦豈不當獲與於全活優養之中也哉伏惟帝德如天必垂矜恕敢吐情實恭俟恩旨（此吏曹判書崔鳴吉所製）

禮判金尚憲入備局見此書手自盡裂失聲痛哭聲徹大內謂鳴吉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間台監何忍為此等事耶鳴吉微笑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拾之遂乃收拾補綴兵判李聖求怒而言曰台監從前斥和使国事至此台監可往虜中矣金尚憲曰吾欲自決而不得若送虜中得其死所則是台監之賜也仍出寓舍逢人哭必泣涕漣如自今日却食自期必死

十九日左相有病代送崔鳴吉尹暉于虜中傳国書即以出
一欵力爭虜初不受終乃受去右相以下以虜荅弃出空
還叅賛韓汝稷謂崔鳴吉曰荅書弃徃不受何故荅曰莫
知其由也汝稷曰厥字不書吾已知其不荅也金尚憲已
出莫若乘此時急々書送也（所謂厥字即臣字也）時夜昏黑或言犯
夜出去事涉未安待明朝亦晩也止之
是日使臣之出龍胡曰已送大兵於諸道副元帥今已就
執江都亦陷大勢可知云或言當此嚴冬何可陸地行舟
江都已陷之說必是恐嚇矣
利川府使曹明勗病歿此外朝官入城死者數人
有雉雉自南飛入闕下捕之城中亦有獐被獲（進御 供）
二十日大雪大風右相及崔尹平明出虜陣受汗書以來其

書曰大清国寬温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国王爾違天背盟故
朕赫斯怒統兵来征志在不赦今爾国守孤城見朕手詔切
責方知悔罪屢〻上書求免朕開宏図許爾自新者非力
不能攻取勢不能圍囲招之使来也此城攻固可得不然因爾
芻粮食兵秣馬令爾自窮困亦可得似此蕞爾小城既不能
取將何以下幽燕哉命爾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悦服
二則樹恩於爾復以全国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計誘爾
則朕方承天恩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為南朝標榜若
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自絶来帰
帰路矣斯固無智愚而所共識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
躙芻粮罄盡生霊塗炭災苦日増不容時刻緩者也爾首謀
敗盟之臣朕初意欲盡戮之而後已今爾果能出城帰命可

先縛送首謀二三臣朕當梟示以警後人誤朕西征之大計
陷爾生灵於水火者非此人誰歟若不頒送首謀於前爾降
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爲也爾若不出縱諄諄祈請朕不聽也
特諭去夜虜中來言催答国書如未及成雖言語答之可也
故答書中稱臣稱陛下
右相病代李德泂假御出西門虜已還陣故空還而崔鳴吉
落後使胡譯通于龍馬
二十一日平明右相以下傳昨日國書而還夕以受答事再往胡中
而以出城及所和臣執送不許之故胡發怒還國書而不答其
書曰朝鮮国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大清国寬温仁聖皇帝陛
下臣獲戾于天坐困孤城自分朝夕就亡細思往前罪戾無以
自贖雖迫私情屢上書疏以自求新而實不敢取必於赫怒之

天慈奉恩旨盡釋前愆弛秋霜之嚴威布陽春之恵澤將使
東方數千里生靈得脫於水火之中豈但一城幸全性命而已
君臣父子感激流涕不知所報前承出城之命實多疑畏之端
而適當天怒未收之日不敢益陳所懷今蒙開示悃愊引諭
丁寧其古人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臣承自事大国以
來十有餘年心服陛下之信義久矣尋常言行之私情為
陛下布之東国風俗迫隘禮節細苛見其君上動止稍異
常度者則駭目相視以為恠事若不因俗而治終無以立国
自丁卯以後朝臣間果有異同之論而務為鎮定不敢遽為
呵責者蓋慮此也至於今日萬姓百官士庶目見事勢危
迫歸命之議同然一辭而獨於出城一欵皆以為麗朝以
來所未有之事以死自決必不欲出城若大国督之不已則他

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今者城中之人皆知朝夕且
死而所言尚如此況其他者乎自古亡国之禍不專在於敵
兵雖使蒙陛下恩德復得主国以今日人情觀之則必不肯
戴以為君此臣之所以為大懼也陛下之所以許令改命者蓋欲以保
全小邦宗社而因此一事亦不為国人所容終至滅亡則必非陛下憐
恤之本意也且陛下以雷霆之師深入千里之境未及兩月正其国而撫
其民此天下之奇功而前代之所未有也豈必待臣出然後方可謂之
克此城乎無損於陛下之威武而有關小邦之存亡者在此況大国於此
城非不攻非不克也且攻城所以討有罪也今既臣服何用城為伏惟
陛下睿智出天明照萬物其於小邦之真情實狀必有洞燭無餘矣
斥和諸臣事小邦例有臺諫諸官職主諍論向日所爲誠極謬妄使小
邦生灵塗炭至此無非此輩之罪故上年秋間已摘其浮論誤事並加斥

黜矣今承皇命曷敢違越但念此輩本情不過識見偏暗不知
天命所在竟欲謬守故常而然也今陛下方以君臣大義風動一世
則若此輩者似宜在乾坤中矣伏惟陛下大度如天既赦國君之
罪則此等蟣蝨小臣直付之小邦刑政之中益見寬大之德故並
陳愚見以俟陛下裁處臣既蒙陛下霽布威信不覺誠心親附
畢具所陳縷縷至此煩瀆之罪誅無所逃謹昧死以聞(此崔鳴吉所製)上使
崔鳴吉及大提學李植製進雖用崔製諂屈請降之意小無異同
而植只以文不用故每攻崔而自以為高衆皆不服
鄭蘊(吏曹叅判)曾以元帥(金自點)不即入援陳劄曰伏以再昨請對非有一
謀一策可以有補於羣議盈庭之日只欲仰望天顏暫陳淺見而
已 玉容癯瘁倦於酬應氣促言短未盡所懷悃然下階含淚出
門矣自今天心助順聖怒赫然諸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應募

之軍日益衆殺賊之報日益多破竹之勢指日可待此正轉危為安不失舊物之秋也昨日胡差之来往本情也乃覘我也若信其甘言復墜於術中則向之有死之心者將必欲生無生之氣者変以無死宗社將亡姑置勿論殿下及膚之患又復有以成斷 之說矣抑臣所大惟者元帥之事也以虜賊遺君父使之窮蹙於一髮孤城之中晏然退在迄無赴難之聲古今天下安有此等司命也伏願殿下堅定於憤之志勿為邪說所撓致亟遣金吾郎取元帥頭竿之軍中然後隻輪不返之功不日可辦矣

又以國書稱臣上疏曰伏以臣竊聞外間喧傳之說昨日使臣之行有以稱臣陳乞者云此語誠然乎哉若果有之必鳴吉之言未知鳴吉稟白定奪而往耶抑亦私自臆決有如此言耶臣聞之覺心膽俱墜嗚咽不能成聲也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諂乃降書

也然不書臣字名分猶未定也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君臣之分已定則將惟其命是從彼若命之出城則殿下其將出城乎命之出去則殿下其將出去乎易衣行酒則殿下其將易衣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然則國已亡矣到此地頭殿下其何以處乎鳴吉之意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寺小人之忠也況萬萬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與其屈膝而生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況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嗚呼我國之於中國非如麗季之於金元也父子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而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王而鳴吉欲二其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瘦力弱雖不能以手格擊之而不欲相容於同席之間伏願殿下痛斥鳴吉之言以正賣國之罪若未也亟命罪斥臣

職使妄言不得更作

二十二日備局引對時以洪翼漢爲斥和之首

鄭蘊以斥和自首陳劄曰伏以臣區區陳劄之意寔欲領防鳴吉穪臣之語而一夜之間遽行其計臣未及聞知不能以死爭之臣罪大矣主辱極臣死當矣而猶且遲回隱忍不能自決者猶幸殿下確然無出城之意臣何敢輕死哉旁聞彼虜求斥和之臣甚急云臣雖非首請斬使焚書之人而終始主戰則臣寔有之臣死而有一毫補於存亡之計則臣何敢愛身而不爲君父死哉伏願殿下命廟堂議以臣應虜人之求取進止

二十三日上候未寧而內局賫來藥材只正氣散十貼而已姑以二貼劑進旋即乃瘳

近以虜以斥和臣不送之故趂不許和體府中軍申景禋前統制使南陽

君洪振道達夜往來於具宏申景禎陣中有所密議水原竹山兩邑將官及
訓鍊哨官數百人詣闕下請出給斥和臣盖先詣體府撫劒厲聲而進體
相頗有懼色不問曲直只言當從爾等之請速退云水原府使具仁
垕方在具宏陣中竹山府使具仁基其領束伍亦屬於宏而申
景禎方為訓鍊大將此日此舉皆非軍卒之意也
右相以下持國書往虜陣盖為斥和臣洪翼漢縛送事也書曰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陛下臣罄竭
忠衷悃冒陳一書誠意淺薄未蒙頒可慚惶悸恐若無所容仍念
君臣之名非可以苟立宗社之計不容於　己雖蒙譴責有不可避伏
惟陛下垂察焉小邦以海外弱国與中土絕遠惟強且大者是臣是
服事已久固宜首先歸順為諸国倡而所以遲回至今者世事明朝
名分素定其不欲遽變臣節亦出於情禮之當然而惟是昏謬無

狀事多妄作自上年春後大國之所以待小邦者情意靡替而小邦
之所以獲過大國者種々非大兵之加實所自取君臣下上惴々度日只待死
亡不圖聖德如天俯賜矜憫思所以保全宗社本月十七日皇旨有曰若爾
固益入敗圖朕豈有不生養安全字之若赤子者守二十日皇旨有曰朕聞
々弘道許以自新恩言一布萬物皆春真所謂生死而肉骨者東方之人子
々孫々皆將頌陛下之功德況於臣之躬被再造之賜乎今臣之所以猶臣奉表
顧為藩邦世事大朝者亦出於人情天理之不容已此臣所謂君臣之名非可
以苟立也臣既委躬陛下則其於陛下之命固當奔走奉承之不暇而至
於未敢出城之由則臣之情勢誠有前所陳者只在一款臣有死而已傳曰人
之所欲天必從之陛下即臣之天也豈有不曲賜採量者乎且陛下既以貸罪
許臣々既以臣禮事陛下則出城與否特其小節耳寧有其大而不許
其小乎故臣之所望欲待天兵退舍之日親拜恩勅於城中而詣壇望拜

以送乘輿即差大臣充謝恩使以表小邦誠心感悅之情自玆以往事大之禮悉昭常式永世不絶臣方以誠信事陛下陛下亦以禮義待小邦君臣之間各盡其道貽福於生灵見稱於後世則今日小邦之被兵寔爲子孫無疆之休慶矣斥和諸臣事前書亦以畧陳大抵此輩敢爲謬妄之言壞誤兩国之大計此非陛下之所悪寔小邦君臣之所共憤也鈇鉞之誅有何一分顧藉但上年春初首倡臺諫洪翼漢當天兵到京時斥拜平壤庶尹令渠自當兵鋒若不爲兵前俘獲則必在本土班師之路不難縳致其他被斥在外者道路不通未易尋其在處此則理勢然也以陛下之大度想已包容而濶畧之必欲窮究請於師還之日査得其人以待處分謹昧死以聞

金尚憲上䟽以斥和待命於　闕下　上以卿之請命似過安心退去爲答金尚憲自十八日裂書之後却食不入勺糜者六日命在須刻聞有斥

和送虜之舉自今日始起飲食曰我若不食先死則人必謂欲避虜陣
之行矣
前臺諫尹煌亦詣闕請命其子文舉上疏請代往虜陣　上答曰予
無此意千萬勿懼
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聯名上疏以斥和自首 不荅
是日夜三更賊自西南城李時白所守之處潛設雲梯踰入之際去
城纔一尺許守禦使軍官先覺之恐驚衆躡守堞就睡者曰宣
傳巡邏至矣蓋其巡邏之規初更初更督戰御使巡之二更體
府軍官巡之三更宣傳官巡之四更五更守門將軍官巡之故
也睡卒皆起然後潛言賊踰以此不為驚散倉卒未及發矢先以
大石下擊次用碎磨鐵繼之以火炮賊大挫自却夜暗不卞所殺寡多
平明見之則賊屍而下氷雪上血流盈赤矣守禦使李時白以士

卒無被甲當死生共之終不被甲胄至是屢送內官勸着甲胄終不
承命身被兩矢上下頗慮之竟得瘳蓋守禦所領乃京畿哨官不鍊者
然居處甘苦一與士卒同竟得其死力賊每於國書往來之際必來視
西城者蓋山城無不危險而西城便於進兵故欲覘其形便訃也五更又
犯東邊望月城中禎景擊却之所殺尤多於西城及其危迫數三人
鑿穴以爲圖生之地厥後其穴尚存人號曰尹穴鄭穴崔穴云
二十四日平明又犯南城具宏所守處向夕又犯曲城具宏皆擊却潛出
軍於曲城齊放火砲賊敗北賊將率七八人上望月峯將設大砲之際
申景禛令訓局習放者設放天字銃中其胡將及卒數人餘賊撤去(此在數日前)
賊又設大炮終日不絕更向行宮而放之其丸大如沙碗落於私倉民家上
屋下有樓樓下有㙮穿三重入地尺許又設於南城越邊飛過城落
於北城外十里許胡陣賊或有中死即撤去望月峯賊放砲時失

火於火藥賊斃衆南城外我軍出戰時亦失火而無一人死者是天
幸也但軍官李星益為火藥所傷竟死夕後賊自西門呼我使右
相以下持國書出去盖昨日故不受故今又使持去
三司力爭洪翼漢外不可更為查送之語 上許之改撰書以送
二十五日賊又自西門呼我使右相病代送李德泂及李聖求崔鳴
吉往虜陣則賊還送昨日所傳國書而言汗明日將回去若不出城
和事難成此後不須更來也且言諸道援兵已盡擊破云終日
放大砲司僕書吏及申景禛軍官中死三吏賊又犯望月城我
軍有備故退去又東城為大砲所傷毀破用空篅四五百宗土積
成灌水為氷城申景禛所謂有將帥風
二十六日申景禛具宏陣下將官又集 闕下請出斥和臣盖指金尚
憲鄭蘊尹煌等人也直入政院喧呼不已承旨李行遠挺身出言

曰雖當危急之日汝等來此大内不遠之地何敢乃爾軍官等張目盛怒而
前曰李承旨似是才畧之人吾等若陷往虜陣則可以擊之速出速出同
僚使勸避軍校自此將有作亂之狀人心恟懼景色可駭大抵四城守
堞之中只申具兩陣管下有詣闕之舉而他陣無此舉可使其兩將
所教誘也

是夕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營龍馬兩胡出示江都所獲
長陵守陵宗室琜原君及内官羅業而言二十二日兵渡江都掩圍
内城大君兄弟及淑儀嬪宮一行已到通津將大君手書及前領相
尹昉狀啓傳之夜大臣入對以出城定議

二十七日大霧李弘胄崔鳴吉金藎國持國書出往虜陣其書
曰朝鮮國王上書于大清國寬溫聖皇帝陛下臣於本月二十日
欽奉聖旨節該今爾困守山城見朕手詔切責方知悔罪朕

開宏度許爾自新而爾出城面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於爾
復爾主國旋師後示仁信於天下朕方承天眷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
愆以為南朝標榜若以詭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以譎詐取之乎是自絕
來效之路矣臣自承聖旨仰感天地容覆之大德歸謝之心益切于中
而循省臣身罪積丘山亦知陛下之恩信明著綠綸之降皇天是臨
猶懍惶怖累日徘徊坐積逋慢之誅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
早自趨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追悔何及第惟臣方將以三百年宗社
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為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劍自裁
之為愈伏願聖慈俯鑑血忱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效命之路謹昧死以聞
我與李敬輿陳死守之義 上勃然下嚴旨或傳金尚憲自縊將死我
馳往所寓則將至命絕而無人色焉急手解之俄頃又以束袴之皮結項
旋又救之出見其侄參判光炫及其子正郎光燦則出在房外易服標擗如

待命終者然我謂兩人曰父兄之死雖在於扶植綱常何至任其所裁乎兩
人垂泣而答曰父兄之事令公所知既以一死自決雖欲救之何可得也我曰
父兄之志雖如此公等若盡去房内結繫之物左右扶已持則大監何得
自由俄而李敬輿亦到我謂敬輿曰我則事務方急不得留此令須
在此救之敬輿因在房又救光炫光爕亦扶持在房後有以佯死為言者史判鄭蘊
自分必死同鄉人曾有請銘者即自搆製使其孽子傳給又製詩數
首及帶中贊其詩曰出世何嶮巇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
云窮外絶勤王師朝多賣國凶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鮑
聲四合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洶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
號從容又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
輦出城臣實恥之一劍得仁視死如歸即以佩刀刺腹流血滿衣
衾而不死我往見則笑謂我曰古所謂伏劍者伏則犯五臟臥則五

臟不犯今以後始知伏劍之義也始無戚戚之容如金尚憲鄭蘊可謂
烈丈夫能與白日爭光矣
山城居徐欣男者今月十二日持諭旨出去諸道今曉入來言全
羅兵使金俊龍陣光交山屢次接戰獲殺頗多賊之名將亦斃
而粮絶軍潰又往水原則已經搶掠前相鄭昌衍今月初六日已卒
而𤨏賊大陣方住天安其下未及被兵全羅監司退住公州收拾散
卒忠清監司萬死得生已還本營又往淸州到尚州則賊騎未及
到又到原州則江原監司趙廷虎退住春川統制使尹璛來到
原州之境別無抄擊自如察訪沈揔率降倭及我國銃手若干
人遇遊賊數千人盡爲擊破虜陣方屯於利川驪州等州兩元帥時住
楊根彌原爲賊所遮不得出來云欣男又入虜陣佯若病癡人不得入
城者然脫帽弊衣匍匐而行則有一冠珠晃者被黃衣張黃幕吐鐵

丘上以炭煖其下此必是汗也憐其行乞賜以食不用手以口就食故潑遺
矢於坐賊皆不疑俄以膝行而前稍遠賊所疾走踰柵入城汗疑以刺客
翌日移陣於三曲浦欣男素以無賴或為巫覡或以吹鐵為業今乃如此人
不可蔑視也以此賞職通政
賊造木人長大畧似將軍居載於車上擁遮以帳虛其木人之
腹使人通行其中可得踰城如此者二百諸城傍以示踰城之
意一邊鑿塹於松柵之外且示內外難通之勢雖使价往來
怯示出城之意陷城之具無不講求終日大炮亦不止
壬午日金瑬洪瑞鳳李弘胄入侍金瑬請以金尚憲礼判鄭蘊
吏叅尹煌前大諫父子吳達濟尹集金壽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
遇洪瑑等十一人出送虜陣蓋虜以斥和臣洪翼漢之外更無
所送不許講和故勢將加送而難於取舍混以為請也凡出城
之議金瑬與崔鳴吉同心而金尚憲近日語言多觸忤於瑬故

所言如此也 上問可否於左右相亦以領相之意爲言 上亦許送對罷金瑬直往府左右相留在政院廳事我見兩相曰大監之自許何如人之屬望何亦如萬古天下寧有是事況左相之於金尚憲平生情義雖兄弟之歡不如也今日領相之請一無是非反以爲然雖以私情言之何忍爲此右相只仰天長歎左相卽惕然送言于領相曰吾等所請士人太多更爲請對畧送若干人爲當金瑬回答曰今聞台監之言必知某也當送某也不當送若指示可送之人則當從台監之言矣我謂副提學李景奭曰我欲請對極言而職非諫官言似不重公爲玉堂之長豈可黙之景奭曰大諫朴潢若入來則吾欲共爲力爭也我又委通此意於大諫則卽爲入來曰先爭於相臣然後入對未晩也因往見金瑬曰今日出送虜陣不過塞責則數人可也吳達濟尹集當初上疏力斥

令送此兩人亦甚不忍而如不得免則豈若只送此兩人乎金瑬曰
當初廟堂的指可送人如今言則吾亦何至多請今以今言當只送
兩人朴潢曰若送此人而使吳尹子弟之情言之終必怨我而朝廷之
事言之如其多送不若小送之為愈也終乃只送吳尹者從朴潢之
言也尹文舉初不干於斥和之議而以其為父代往為請故亦並
出送之中人尤以為寃因此得免
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陣講定出城之節目賊曰此事從
古自有規例第一等節目除不用之第二等節目行之為可云所
謂第一等者蓋指御璧輿櫬也其曰只使軍卒從臣與輿儓合
五百人去其威儀軍卒晦日出城云而別無着某衣之言崔鳴吉
以臆度言渠以第二等為言不可仍着紅袞改着青衣為當云
於是 上與世子所着青衣達夜縫進且言於賊請止大炮是夜

龍馬持汗答書來傳其書曰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來
奏具述二十日之詔旨且慮計宗社生靈明降詔旨開安心歸命
之路者疑朕食言耶然朕素推誠不特前言必踐併與以後之
維新今盡釋前罪詳定規例以為君臣世守之信義也爾若悔
過自新不忘恩德委身歸命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則將明朝所
與之誥命冊印獻納請罪絕其交往去其年號一應文移奉我
正朔爾以長子及再一子為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
質萬一爾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若有征明朝降詔遣
使調爾步騎舟師或數萬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朕今回兵攻取
椵島爾可發船五十隻水兵槍砲弓箭俱宜自備大兵將回
宜獻犒軍禮其聖節正朝冬至中宮千秋太子千秋及慶弔
等事俱須獻禮命大臣及內官奉表以來其所進表箋程

式及朕降詔勅或有事遣使傳諭爾之使臣相見或爾陪臣謁見及迎送饋使之禮無違明朝舊例軍中俘係自過鴨綠江若有逃者執送本主若有贖還聽從本主之便蓋我兵已死戰俘獲之人爾後毋得以不忍縛送為難也與內外諸臣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不許繕築爾國所有兀良哈人俱當刷還日本貿易聽爾如舊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其東邊兀良哈避居於彼者不得復與貿易若見之便當執送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全爾垂亡之宗社完爾已失之妻孥爾當念國家之再造異日子子孫孫毋違信義邦家永奠矣朕因爾國狡詐反覆故茲詔示每年歲貢物目 黃金一百兩 白金一千兩 水牛角方面二百部 丹木二百斤 環刀二十把 虎皮一百張 鹿皮一百張 茶一千包 水獺皮四

百張 青鼠皮二百張 胡椒十斗 好腰刀二十六把 好大紙一千卷
好小紙一千卷 五爪龍文席四領 各樣花席四十領 白苧二百
疋 各色細紬二千疋 麻布四百疋 各色細布一萬疋 布一千
疋 米一萬包自己卯秋始貢
懷恩君之女初爲汗第六皇后後給寵臣皮牌愽氏盖胡俗若其
寵侍之臣則例以所愛給之故也庚辰秋懷恩君爲上使安應亨爲
副尹得脫書狀懷恩因其女圖減米九十包故一行各加資懷恩君
則別賜奴婢田畓
是日夕尹集吳達濟將出虜陣氣色畧無異於平昔差強人意
上引見痛泣賜酒與別曰爾等父母妻子予當終身顧恤此勿爲念
數年給米之後更無恩典吳尹亦涕泣拜謝而出當入城吳達濟與其
兄達升無馬步入及今達升泣言於備局曰舍弟當初無馬徒步今

不忍步送虜陣願得人馬而送聞者莫不垂淚因日暮未得出
二十九日國書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寛温仁聖皇帝陛下小
邦曾有一種浮議頗能壞誤國事上年秋後臣摘其尤甚者若干
人並為斥黜而首倡臺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時差平壤庶尹督令即日
前導或為兵前所獲或從間道赴任俱不得知之今在城中者雖或
雷同和附之罪比前被斥者則輕重相懸然伏見前詔旨宗為恳
愛小邦之至意若終始持難則恐陛下未察本國事情疑臣有所容
隱臣之誠心向順之意將無以自白故查得二人送詣軍門以俟處分
謹昧死以聞
吳尹兩人朝出虜陣朝廷別無分付領去之人而崔鳴吉與武人李英達
私自領去謂吳尹曰君輩若從吾言而對之則畢竟必無事云吳尹唯
〻而去及到虜陣不遠之地各令解其帶縛而獻之汗各賜鳴吉等貂

表及酒嘉奬故順之意執吳尹問於庭下曰汝何使敗兩國之盟乎吳達濟曰我國之於大明臣事三百年知有大明不知有清國僭號遣使身爲臺諫安得不斥乎此外更無所言願得速死尹集所對則雖不如吳對從容直說少無謟屈之辭似無優劣而或長吳短尹可歎崔鳴吉還來嗟歎曰吳尹若一如我所指終必無害而及至前所答相反可歎云人無不冷笑

鄭蘊上疏曰伏以臣之自決正不忍見殿下今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二日猶存臣寔愧之鳴吉既使殿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君不徒承順爲恭不可事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皇朝之印則殿下當爭之曰自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年矣此印當還納於明朝不可納於清國彼若求助攻天朝之軍則殿下當爭之曰明朝父子之恩清國亦知之矣敎子攻父有關於倫紀非但攻之者有罪敎之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向

彼亦必諒矣伏願殿下以此二者爭之不爲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勝幸甚臣
命在垂死既不能護駕又不能哭辭於路左臣罪大矣本職及魚帶並
命遞改使臣得以瞑目
是日中與兩大將及崔鳴吉李時白同會一處我亦叅坐謂崔鳴吉曰今者
出城節目不爲詳定則後日雖有難從之請決難相爭今日不可不定其
節目也鳴吉曰今姑默默得出城然後陳下未爲晚也我笑曰今日尚不
得爭何日更爲陳下矣彼方督納皇朝印誥三百年列聖相傳之寶
其忍納諸彼賊乎且欲攻椵島犯大明則亦可從之乎今言於彼賊曰我
朝之於天朝義君臣而情父子也其所賜之印誥決不可納之父母之邦又
不可攻之若於此等皆不以爲肯則亦爾國之所當惡也後若有教背爾
國如今日之於天朝則其不可從亦當如此云則彼雖犬羊豈無動聽之理
乎且黃金本非我國所産決難應求此亦可爭也崔鳴吉不肯聽從

蓋恐和事生梗也申景禛謂我曰今公素能抗言於 上前今日言於汗
無如令公何不言於彼耶我曰不以我無似若送虜陣可以死爭台監
何不送我耶申默然蓋我從前屢以申之所失陳於 上前故也
金瑬言於 上曰世子將北行目今三公之人皆是老病似難從行請以筋力
方強者更爲卜相 上允之右相今爲闕以兵判李聖求代之聖求既爲
右相金瑬又曰世子從行不必相臣正二品中亦可差送李聖求素多
才智姑令留此共議國事 上又允之即以春城君南以雄代送蓋聖求
爲體副使凡大小事無不同心頃者俞伯曾之上疏請斬金瑬也
三日猶不聞知蓋搶攘之際既無朝報上下人皆與金瑬否隔人
無言者獨聖求言之故終始拔擢如此也且雖出城守堞軍卒無
一人扈駕體相似難棄去而上若出城則或慮其彼賊以山城爲
必爭之地城之安危未可知且江都既陷一家存沒亦不可期以

此急於出城又請以李弘胄代為假體察使姑領城中將士將士無
不安心可知前日之為苦矣
出城時扈行五百人皆自體府定出下輩請囑於金瑬而得出掖
數太半是吏輩及三醫司而三司長官亦不得陪從李弘胄亦以上命
留出城後則無統率之人守堞之卒任意潰散到處賊陣未罷因
為殺掠不知其幾閭閻萬死之餘僅存縷命竟至於此可憐
三十日日色無光 上與世子服藍戎服由西門出汗陣於三田浦設
壇於浦南為層九級張黃幕立黃傘盛陳兵威戎儀整肅胄
旄照日手下精兵數萬身體壯健略无異同被五重綿緬甲常在左
右 上行三拜九叩頭之禮於軍前仍入階西向坐諸王之右汗則南
面於坐壇之上層設酒饌動軍樂臨罷贈
上以貂裘兩襲次給大臣六卿承旨各一襲 上服其一襲行謝

於庭大臣以下亦以次庭謝是時嬪宮大臣與叔儀及兩大君夫
人已自江都來在陣中夕時使 上還宮亦許淑儀陪送麟坪
大君及夫人亦令入城而東宮嬪宮鳳林大君與夫人則將入瀋
陽故仍留陣中宿於野次
春城君南以雄爲宰臣大諫朴潢參議金南重陞爲賓客輔
德李命雄弼善李時楷司書李袗陪留將此行文學鄭雷
卿則自請而行朴簹至是見釋還朝改爲副賓客倍往以其有權
於虜中也金南重則以此還遠副元帥申景瑗軍敗見勢與朴簹在南
漢下是日亦許還並給其見奪副元帥印信
上出城時滿城哭送聲動天地
二月初一日陰摽信宣傳官來到使之罷兵 明日皆下城
初二日城中上下皆蓐食下城賊兵處處彌滿雖平日往來之處

迷不知東西矣我人之被擄者過半不敢公然出聲或潛啼暗泣垂淚向人或舉頭合掌出伏道左如有所訴賊若見之必以鐵鞭打之喙不忍見或塗粉粧黛揚揚馳馬者即關西之官妓被執者云矣又或有偃臥於賊兵之中橫吸烟竹略無戚戚之容者不知是何人心而亦可憤也士族妻妾與處子不忍露面或以衣蒙頭在在皆然

到三田浦大陣世子方駐駕其中而賊陣溪谷無由入拜臣子之情罔極難言灘水方漲或有由灘以渡水沒馬鞍或招舟以濟紛競先後自朝至暮矣

賊車載大砲所藏之具長大於二間大樑而車制甚捷駕以一牛相接大路山城以下麻浦以西漢江以下玄石以東賊兵滿野南方下掠之兵未及回還而汗乃發行　上出東郊送之汗由箭串馬場

橫向楊州踰益潭嶺仍往西路餘兵排日撤去至十三日乃止可知其兵盛也蒙古由江原道因入此道而去當初皆率其老弱妻子而來可謂死我國矣

自箭串至都城死賊陣而我人死者相籍道路（見之傷心慘目）入城則閭閻蕩殘自鄉校洞口左右至筆肆及大小廣通橋左右人家皆燒盡百官上下皆入闕中政院在差備門外大小官同在政院無復卞別各司書吏皆以尋問其父母妻子死生而出者只有政院一吏高継仁者戶曹一吏兵曹二吏而已

出城之際人或有被賊劫掠者僉議李尚伋自在山城有病落後獨行賊赤脫衣服是夜凍死

初三日龍馬兩胡率鄭譯來闕下領左相出待金墜謂龍馬今則吾兩國已爲父子之國何言不從此後攻破島擊南朝惟命

是從云湙瑞鳳曰黃金非國產轉奏汗前俾得減除宗禹國
之望命壽曰本國初不定奪於條目講之日我何敢言於龍將
龍將亦何敢言於汗前台監何不念體面乎
金瑩妾女被擄自 上曾待龍胡時違於 上前使請還 上從其言
請之龍胡不答羅待之後金瑩言於龍胡等曰若為贖還當給千
金云被擄之人價高由此又言於龍胡曰女子贖還事 自 上曾
已請之大人願須周旋龍胡又不答龍胡出去時兩相下庭金瑩
遽抱鄭命壽屬耳言曰今與判事〻同一家判事所請吾豈不從
吾之所請判官亦何忍拒之乎女子贖還事判事須才分宣力命壽亦
無若其抱拂衣而蓋胡俗以相抱為親故也
世子夕到闕下從胡五六人陪行入來未久胡輩促行甚急命壽
以跨馬出入闕中如道路然促 世子行色甚困暫來即還臣子悲

痛爲如何哉

初五日我以兵曹叅知叅於兵曹政席判書即申景禎叅判鄭基廣也判書怒叱文官輩曰如鼠子類使國事至此云則基廣贊揚其言頗用氣勢佐郎南以星以其妻子被擄出訪三田浦賊陣其夕趂未入來之故基廣將曳老星盖基廣久爲士類所擯及此時欲托武將麁戾如此也

具宏自還都以來攘臂大言曰尹煌喜言虜若入來舉吾八子亦可擊却云矣今八子安在主倡斥和使至此極若不斬尹煌何以爲國守大小武弁因此使氣視文士如奴隷人皆凛凛莫保朝夕盖自謂守堞之功出於武將之手今日下城比若中興其驕横若是矣

初六日早食後陪駕往西江城山九王子所在處世子亦在其近處上先詣世子帳幕然後往見九王子汗之九弟九王子中路來迎 上於

馬上相揖並轡而行到其幕分左右相對而坐侍臣列坐於後九
王寒暄後設饌行酒動以軍樂九王以其食餘賜其將官上亦依
其例分給左右而侍臣亦設餅饑渴之餘皆甘食不食者三人我與
東陽尉申翊聖翰林李之恒已矣
上還宮時世子落後我執覊勒泣辭 世子含淚謂臣曰爾必有尋
母之行而再明余當西行汝須從予於西郊及聞此教不覺痛哭
西江往來見其賊陣則我人或有已被殺者或逢箭未及死者或見
上過追到漸後而被執者或向 上前合掌祈祝者觸目悲慘在
〻皆然
初八日 上將送世子曉出昌陵越邊路左或誤傳九王由昌陵下路
而來 上顛倒動駕幾至十里或又言由弘濟院而來還爲馳到
逢於中路暫時駐馬立語辭別後回到世子幕次 上與擯官及

大君夫人語幕中 世子在幕外臣僚進拜辭泣 世子謂曰汝
有九十老病親今在何處對曰所從及死生未及聞知 世子曰
棄其親從君父而在山城勞苦倍於他人予嘉念之臣感激痛
哭 世子止之曰天宗為此謂之奈何

義州譯官韓甫龍適以胡譯來此謂士大夫曰我雖身陷胡地其
為本國豈無誠意乎彼中情狀一〻詳言我問今番兵馬來者幾許甫
龍曰軍號二十萬而其宗十四萬又問賊兵之死於我者幾何甫龍曰
不過數萬又問賊將有死者乎甫龍曰汗妹夫職秩如我國防禦使
者死於光交之戰矣又問其時瀋陽無兵乎曰彼豈空國而來亦有
六七萬矣他胡譯來到是後不言儀已 世子與一大君於行積宮侍婢
六人大君夫人侍婢四人從行百官上下一時號痛 上亦頻〻拭淚此日
景色誠今古所罕有也

賊自平朝行軍大路作三行我人數百先行一二胡跟去終日不止後日
瀋陽人可六十萬而被擄於蒙古者不在此數其多可知也上不忍
見慘狀來時不由大路東由西山松川路依山而行從新門還宮
時筆囊路上有一老嫗拍手大哭曰積年修築江都以為士民依歸之
所而今何至於此極撿察以下受國重任日以杯酒為事竟使民生盡
死是誰之咎我之四子與夫俱死賊鋒只餘此身天乎天乎此痛奈
何左右莫不悲之
是夕以尋問老母陳疏受由自是以後之事雖未目見以耳聞所詳
者記之如八路監兵使及江都陷敗首末與後日有涉於扠賊之事不
遺毫末並為備錄朝鮮國王臣姓諱謹上書于寬溫仁聖皇帝陛
下以罪而進以恩而退天地生成不啻過之脊瞻厥光沾沃至渥感悔宿
愆晚服新命欲報之德河海猶淺淪浹之餘頂踵是期貢誠輸恍寔

出於中享上之意膚髮何惜 以來民散財竭所在懸磬公私赤立訖
論土貢或非地產力有不逮窮念千一之會冒蒙曠典名分已定
恩義俱隆上撫下效且盡其道日月之明旁燭無疆其於小邦
羸瘁之刑顛躋之狀莫遁於照臨之下必須量力而稟定永爲定式
永爲奉上之禮以盡事大之誠矜愚憐孱旣許自新憫窮恤瘠宜垂大
德伏願聖慈小邦危迫之私厥大朝薄來之慶一以綿將絶之民一以宥
同仁之化不勝幸甚

朝鮮國王臣姓諱言欽蒙皇恩矜愍小邦快釋前愆六師言旋弁
造疆域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激謹奉稱謝臣諱誠惶誠恐稽首
稽首伏以丘山釁重自干九伐之威天地仁深獲荷再造之澤驚魂
纔定感淚隨零伏念臣猥以薄材守此偏壤慕大邦之高厚雖幸
托於帡幪襲先祖之故常未敢輕於去就絶至玉帛之後至遂煩

㳙鉞之遙臨孤城見朝暮之危闔境罹塗炭之厄孽由己作惟是隕
滅之期愛欲其生特恢綏懷之略既霈雷雨之渥復覩龍鳳之章揮
日舒所期有征無戰海涵川納方知兩國一家枯木懷春寒灰噓煖
茲蓋伏遇寬温仁聖陛下神武不殺聖度能容膺景命而居尊
寶祚肇啓取羣英而闢遠荒服咸賓爰俾傾覆之蹤亦被陶埏
之化臣敢不銘肝省咎洗心圖新星拱北辰仰宸儀而恒揚土金東
社修職貢而罔踰臣無任仰聖激切屏營之謹奉表稱謝以聞
丁丑四月十九日朝鮮國王臣姓諱伏以神旌遙回方賀滌瑕之澤壤
奠雖微敢效執琛之誠謹備黃細苧布三十疋白細苧布三十疋
兩色綿紬一百疋白布一百疋白木綿一千疋龍文簾席二張黃文席
十張豹皮十張獺皮三十張白綿紙一千卷粘六張厚油紙三部粘
四張黃毛筆一百枝油煤墨五十張乾柿子三十貼黃栗十五斗

乾鰒魚十帖乾八帶魚一十尾雜豹文花席十五張右物件等製造非精雖自表其衷悃豈足稱於享儀臣無任兢惶激切之至謹隨來使奉進以聞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備中宮殿進獻禮物紅細苧布二十疋白細苧布二十疋白布三十疋滿花席十張雜花彩席十張右物件等謹奉進以聞

上太子箋伏以至大無外既荷穹昊之仁繼明有臨特紆重雲之澤心肝含感頂榮(知榮)伏念臣鯷岑僻居蛙井陋識襲先祖之塗轍久矣執迷致王師之遠征安所逃命幸被青陽之煦得復東社之封伏遇譽洽溫文德備孝敬雷行電揚克費眼遠之圖秋殺春生咸襄字小之惠遂令顛覆之餘亦預陶鎔之末臣敢不懲前毖後改舊遷新地偏要荒雖阻班於東禁波深小海長寄心於龍樓右伏以重我

無盡劉既荷贊導之澤執壤奠有事斯陳用享之誠謹備白細
苧布二十疋白布五十疋白木綿五百疋萬花席十張雜彩花席
十張黃毛筆四十枝油煤墨四十錠右件物等兵燼餘殘蕪
取薄產雖不合於庭實聊自效於土宜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冒陳衷悃冀蒙恕察事臣罪戾深
重自天威幸賴聖度包含曲加矜宥快釋前愆許以自新存其垂死
之性命續其既絕之宗社此誠霸王之所未行前史之所罕聞臣與一國
臣民感戴恩造銘鏤心骨惟思刳肝破腦以圖報效者是臣今日之職
分而或有不安於心則披誠直告無所隱蔽者是亦人臣宗心事君之常度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其可有所掩默不盡所欲言乎臣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詔旨誨諭備至其中
一款有若征明朝遣使調角步騎舟師或數萬或刻期會處不得有誤欽此仰有以
見陛下親信小邦責效將來之盛意而求諸事理誠有所不忍於臣

之始祖康獻大王臣事明朝高皇帝至于子孫世世不替於今二百
四十餘年而萬曆再造之恩尤是小邦所不敢忘此大朝之所熟悉
也今陛下新膺大號帝業日隆天命所在人誰敢違況海外屬藩
事異內服非不知早扶興運可以坐享安便而然且遲回不決坐致天
兵直待力弱勢窮而後已此豈好亂樂禍而然哉如是然後可以無
憾於臣心天地鬼神亦必鑒照故也今既受恩大朝誠心向順則固當
惟命是從其他非所敢論也然念古昔為舊君服喪之禮蓋以曾所
臣事之地恩義猶重豈容一朝便同路人今有婦人焉其夫貧窮不能
庇其伉儷而棄之則改適他人事勢或然若至於操兵刃而仇舊
夫則其為後夫者始雖為悅終必生疑以為後之待我亦必如此云爾則
是乃求親而反疏也臣道妻道一般臣竊恐因此一事反致大朝之
疑而終無以復立於天壤之間矣昔者燕臣樂毅事燕昭王盡忠

立功及昭王歿而為嗣王所疑逃死降趙趙王以為將與之謀伐燕毅泣
辭曰臣疇昔之事昭王也猶今日之事大王設令得罪在他國終身
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其子孫乎趙王義而許之至今為千萬古美
談夫燕乃趙讎敵也毅為趙將而辭伐燕則宜若有怒於毅而反
義而嘉許者蓋毅必以事燕之心事趙故也今臣之賢雖不及樂毅而
陛下之德高出古昔義辟則臣何敢不盡所褱以自踈外於大朝乎
小邦新經兵禍人民死亡殆盡重以飢饉癘疫所餘老弱次第填壑
雖調發兵馬仰大國之勢未由而臣不敢以此為辭者義有未安心
即不忍事力難易有不暇論也倘蒙陛下顧諒危衷曲垂憐恕既全
臣之血肉皮骨復全臣之性情心術俾不為禮義之罪人則將見大朝義
聲仁聞洋溢於宇內流傳無窮不特為小邦君臣之私情也而已臣誠
不任瞻天恳迫之至委披肝膈恭俟裁處緣係冒陳忠悃冀蒙事理

為此謹具奏聞 此奏本不呈還來

朝鮮國王為欽依前旨委送別差贖還俘口事議政府狀啓臣等竊恐京外士民失其父母妻子者處處號訴皆願贖還目今六師初旋謝使將發贖還一事誠不可緩除使臣一行負役外許帶願往之人以廣贖還之路似不可已而第念使臣之行專委謝恩事體重大若許帶例外人數則訪問交易之際似涉紛擾反為未安先於謝恩使之行備將前因移咨該部轉奏皇上明降相應等因具啓據此參詳當職事大無狀逺勞王師使疆內士女未免俘繫此寔小邦自作之孽而幸賴大度包容快釋旣往之愆再造疆埸俾保三百年之宗社又軫念蒼生思所以保養安全之方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宣諭聖旨節該若欲贖還本主之便欽此益見皇上一視同仁之盛意也當職已將聖旨事意曉諭中外則小邦之民無不感激流涕仰戴天覆

之譯爭頒畀足幷走前往贖買而兩國旣爲一家使价原無嫌
忌合於例使之外別差一官帶領願贖之人自備粮料勿定番數
次前往贖還允爲便益且念小邦新經兵火公私赤立孑遺殘
氓僅辦價直經涉險阻專爲贖還而若刁蹬索高轉賣瀋處則俘
係者去國逾遠顚仆溝壑願贖者齎價空還歸途道路想見情事
委屬矜惻煩乞貴部備將此意轉奏皇上如蒙許送別差尋問贖
還仍勅各營不許轉賣瀋處要務兩平交易則不惟東土生靈永
被覆幬之恩而天下歸仁之效將由此而致之矣當職新蒙聖恩復
主一方有土無民固不爲國則此寔貴部動心處也爲此合行移
咨伏請照驗須至咨者右咨禮部謝恩使 右議政李聖求 襄仁君
李德仁司成蔡裕後 丁丑四月之初
忠清監司鄭世規知本道兵使已無可爲遽其輕銳星夜進兵二初欲

直到於獻陵爲賊所遏陣於險川賊自高峰壓擊軍敗逃生者
不多尼山縣監金弘翼藍浦縣監金慶徵金井察訪李尚載
俱死於賊鋒鄭世規落於絶壑賴下卒推挽得脫
兵使李義培本以老怯之人久駐竹山々城趑趄不進兵因標信宣
傳官聞朝廷論議甚峻最晚到慶尚左右兵使留陣處同時見賊
或云逃生或云自縊巖穴間後得其屍而至有剖棺之議
南兵使徐祐申之來援也也欲從大路直進南漢監司閔聖徵欲
進元帥所祐申曰驗路行兵卒困馬疲則難以得力莫如直進南漢
監司不從祐申至於文報相爭及到彌原又請新元帥速爲進兵而
亦不許至於被杖罰出城後論罪減死謫江界後又因金時讓上疏
更爲拿致將用軍律賴以元帥處相爭文書配於南漢金時讓
請斬祐申以償安追敗死之軍兵者蓋祐申罷兵歸本道之時

蒙古大兵自嶺西直向南北道雖已講和搶掠無異入寇時祐申
遇於鐵嶺上擊殺甚多蒙古陽敗而走先據安邊藏兵溪壑之
間南道將乘其小捷頗有驕怠之意弭弓韜箭憎然前進蒙古
迎擊軍兵幾盡德源府使裴命紘南虞侯韓脊英洪原縣監宋
諶俱死大將之無謀甚矣時讓之䟽蓋指此也閔聖徽之入稱原也知
元帥之無意進戰每以進戰請於元帥而元帥不許則輒發不許之
文字故竟以此得免罪譴即還本營聞蒙古作亂單騎往見賊
將責其不守約誓之失雖接極厚或興以後賊更不作亂此閔聖徽之力也
金俊龍(全羅兵使)之行兵也選其輕銳作方陣四面皆向糧餉置陣中以
為遇賊將戰之計及其擄光交山距南漢一息程賊逐日來戰殺傷
無數賊中名將亦死而云矢盡糧渴退陣水原欲得糧更進軍卒
潰散終不成功坐此罷職

洪命耉平安監司使兵使柳琳領兵同時前進琳不肯命耉欲用軍律琳不得已從命然兩將不協事事相違及到金化賊衆蔽至柳陣於兩峰洪陣於峰下洪欲合陣柳不從賊先犯洪陣琳及李一元坐視不救洪自知必死凝然不動終為射賊而死柳與一元俱是名武且多御營炮手終日力戰所殺甚多賊刃盡乃却丙子之戰賊之敗衄無如此戰及光交之戰而柳之捷最優賊亦稱於自中矣

申景瑗副元帥守鐵瓮城見賊形現出數百騎小無殺獲我軍貪其所利不即退賊大衆猝至我軍已在賊後不得入城或為賊所殺或自犇竄賊圍鐵瓮數日城險難陷陽為解去景瑗使鄭賓郭山郡守前進偵探而賓被賊箭瘡痛卧閭家還到瞞告以無賊景瑗信之搬運其營中卜馱領兵而行賊破伏兵於香山洞口擄避亂人詳知景瑗行兵之期伏其過縱兵大戰軍卒盡散生擒景瑗常習明達

王（十王之壹）軍中胡王累月同處情義親熟出城之後恐罪誅懇請
上前略施輕典初配南漢旋即放釋臺諫爭執不可 上謂之峻論
終不聽拜摠戎大將
趙廷虎（江原監司）聞變即為領軍入援先於諸道雖軍散無功比其終
不進兵不可同論而武士任夢得自原州詣行在 上問本道事情
任誣告曰巡察在營晏如平日渠大言責之然後始進兵云且李
重吉殿最居中心啣之及拿獄原情多般搆誣遂竄配徑年蒙
釋夢得後以此至萬戶
金自點（都元帥）兵出洞仙嶺頗有斬獲汗領大兵上來之後不敢更
生勦賊之意使李培元（黃海監司）守本道與李碩達（兵使）率西海兵五
千及御營炮手數千人援行到兔山無斥候早夕日出時賊五千猝
至海西兵幾盡見殺元帥單騎上本邑王山從事官鄭太和蒼

黃入衛中邊士紀(江陰縣監)入閭家束手待縛御營炮手一時放炮賊
累進累敗賊之生存只餘數千日晡後退陣翌日又相持賊終不
敢戰而退此則非將領之功朝廷以鄭太和邊士紀有經畧俱大
用皆由於此戰載寧郡守崔澤善被執見殺元帥只師御營
軍得到彌原興新元帥諸道監兵使坐待二十餘日間南漢出
城始為前進洸竄羅州旋移南漢未久放釋金安置珍島後
移中道己卯秋放歸田里兩論執累月不從後俱拜兵判
李時昉(全羅監司)若干手下兵盡送兵使處且定別將數人
添給餘兵使之前進或勤遊戲賊或為夜斫使軍中歲愰(昊郡)
(岩府)駐陽城以為先鋒自謂待僧軍至欲與洸濱(慶尚監司)合力進戰間
光交軍潰托以收拾散兵退歸公州自監司之退軍官以下次第
撤歸時昉謫定山一年而放特拜濟州牧使

尹璛統制使以李時昉之移閫棄本鎮使虞候黃瀷領送舟
師自率手下兵數百來到原州近境山谷之間善避賊終不
遇一賊後謫寧海病死水陸之將自有所營若使自本鎮領三
道舟師刻期入援江都豈至敗衂
沈演慶尚監司號令本道別無可觀來在忠州木溪去山城相遠之地終不
前進正月初二日始進驪州英陵聞雙嶺軍敗顛倒踰嶺興倡義
大將全湜會于鳥嶺湜所領皆士子奴僕數百餘人亦使參謀軍
官分領其軍湜只與士大夫六七人潛行於鳥竹兩嶺之間及與
監司相會之際訛傳賊至監司以下各自鞭馬而走後覺其虛
傳皆有慚色演謫臨陂未久特拜濟州牧使後又陞秩顯用湜
擢拜吏曹判書
許完左兵使閔栐右兵使所領合四萬餘衆而許完年老恐㥘對

人垂淚入知其必敗進于廣州雙嶺閔陣於右岡許陣於左
崗精兵不置外面以為中堅正月初二日賊先與左陣合戰入於木
柵中軍士不戰自潰左軍既敗次犯右陣相持移時稍有殺傷
失火於火藥積軍中大擾賊乘時衝突左右兩陣一時大敗許閔
俱死陣中沈㵟以許逃走馳啓贈職賜祭之典及於閔而不及於
許其子上疏訟冤然後贈祭

初沈㵟以都慶俞(而庶尹)為從事官軍中事一委慶俞左右兵
使雖領近邑兵先進嶺下而遠邑之太半未到糧餉亦在後留
待未分慶俞斬右兵使兵房軍官朴忠謙督進時急兩軍不
得已進兵而當極寒盡棄衣服只着單衣併日而行無不凍餒
軍情大離雙嶺之敗皆由於慶俞賊退後慶俞南還中路(中丸)
而死慶俞家疑忠謙丙子告官逮獄兩年竟以疑獄(蒙放)

全羅義兵將鄭弘濱前叅議来到公州聞賊退罷勤王而還

